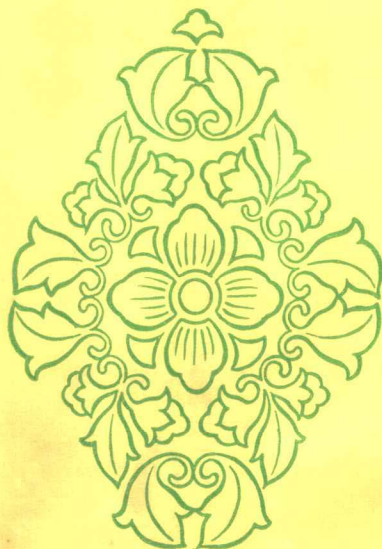


丰收之后

戏 曲



戏 曲
丰 收 之 后

蓝 澄 原 著
刘 奇 英 改 编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济 南

内 容 提 要

一九六二年某山区靠山庄大队小麦丰收了。丰收之后，在处理余粮的问题上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干部之间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上产生了分歧。

党支部書記赵五孀，是个好当家人，她依靠贫下中农，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坚决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这场斗争，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全庄男女老少欢天喜地地把余粮交给了国家，信心百倍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戏 曲 丰 收 之 后

蓝 澄 原 著
刘 奇 英 改 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3921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2 5/8·字数51,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統一書号：T 10099·940

定 价： (5)0.28元

時間 現代。

地点 山东某山区靠山庄。

人物 赵五孀 四十六岁，本名馬志紅，靠山庄大队支部書記。

赵大川 五十岁，生产大队长，赵五孀的丈夫。

王宝山 五十多岁，副大队长。

王小梅 二十一岁，王宝山的女儿。

赵志明 二十三岁，會計。

徐大叔 五十多岁，支委。

赵洪奎 三十多岁，民兵队长。

王爷爷 七十多岁，老雇工。

王学孔 四十多岁，副业组长。

王老四 五十多岁，驴贩子。

老四妻 四十多岁。

王富山 五十岁左右，中农。

男女社員若干人。

第 一 場

时 間 一九六二年麦收时节。

地 点 靠山庄村头場园上。

远处群峯高插入云，山坡上层层梯田里是一片金黄的小麦。前面是場园的一角，右侧是看場的小屋。开幕时，歌声欢腾，笑语喧嘩，夹杂着牲口的叫声。一队青年担麦过場。

合唱 南风陣陣近端阳，
满山遍野小麦黄。
山歌声声报丰收，
麦浪滚滚似海洋。
口唱丰收歌，浑身有力量，
快割快运小麦早登場。
公社化带来了大丰收，
好日月赛过那黄河流水千里长。

〔合唱声中，一队队青年男女穿插过場。二青年担水急上，迎头来了一队妇女。〕

男 甲 女将們，去挑麦子嗎？

女 甲 今年小麦长的这么好，不快运行嗎？

女 乙 挑水干什么呀？

男 乙 泼場。小麦长的这么好，場园不扩大够用嗎？

赵志明 (在內)五叔! 五叔!

众 大队长在三队麦地里哪! 什么事呀, 小赵?

赵志明 (上)好消息! 一队試打的小麦过了三百斤啦!

(一队青年妇女担麦自山路上場。)

众 好呀! 咱們靠山庄今年可真是大丰收啦! 喂, 快点加油干哪! (紛紛下場。赵志明欲下, 看見王小梅担麦上, 忙止步, 拉住担子)

赵志明 小梅, 你怎么挑这么多呀, 瞧你这一头汗。(順手递毛巾給王小梅)听说你的肩膀都快磨破啦……

王小梅 (放担子擦汗)小麦长得这么好, 不赶快往家挑怎么办? 还能撂在地里呀! 哪一个肩上不挑着两座小麦山。

赵志明 人家有鍛炼!

王小梅 看你, 正因为咱刚离开学校門, 才更需要鍛炼呐! 抽空你也到地里干点, 别刚当了會計就忘了五婶的囑咐呵!

(唱)自从离校双双回到村,
五婶的話儿时时記在心。
她說是刀要常磨鋼要炼,
咱們呐, 不磨不炼怎成人。
她要咱能文又能武,
做一个文武双全的新农民。
你休要当了會計拿起了笔,
忘記了鋤头辜負了她的心。

赵志明 我沒忘了五婶的話, 这几天正忙着結副业組的賬,

五叔又讓我在家統計各隊試打的小麥……

王小梅 先別找借口，我是讓你爭取。你看五嬌，人家是支書，工作比你重，事兒比你多吧——

趙志明 可她干的勞動日，都趕上男勞動力啦！

王小梅 是嘛。咱應該處處向五嬌學習呵！

(唱)學習她領導生產年年躍進，

學習她二十年如一日革命精神，

學習她思想紅干劲足，

學習她對黨呵，無限赤誠耿耿忠心，

學習她處處帶頭勞動好，

學習她對工作大公無私勤勤懇懇，

學習她對群眾體貼關懷象親人。

立大志，學五嬌，

作一個紅色的接班人。(欲担表)

趙志明 對，咱是得好好向五嬌學。

王小梅 說到就得做到，可別光喊口號。

趙志明 我保證！來，我替你挑過去！

(趙志明急担表下 王小梅方欲下，後邊傳來趙大川和王寶山的說話聲音。

王小梅 五叔！爹！有人找你們。

趙大川 (和王寶山担表上)小梅，你們婦女怎麼都挑這麼多？簡直是胡鬧！這山高路滑，道又不平，要是從上邊摔下來還了得？你五嬌臨去學習說過要照顧婦女，干點輕活，可你們偏跟男人標。哎！你們這些婦女呀！

王小梅 我們是姑娘。

赵大川 姑娘也是妇女，妇女就比男人差！

王小梅 五嬸就比你强，你倒是男人，还得受她领导呐！

赵大川 我受她领导？

王小梅 呵，你是大队长，可五嬸是支書。

王宝山 小梅，不准和你五叔沒大沒小的，小孩子家要尊重长辈！那么大的的人了，連个好歹話都分不出来，你五叔是疼你……。

赵大川 我是怕把你压成个罗鍋腰，将来找不到个好女婿，你五嬸从县里学习回来不答应！

〔赵志明念上。

赵志明 五叔，三队小麦試打結果，比原来計劃多了五十斤，平均亩产过了二百八十斤啦！

赵大川 这好，太好啦！

赵志明 刚才公社来电话，讓把試打的情况报上去。

赵大川 好，算得一清二楚，照实上报！

〔王学孔上。

赵志明 好！（欲走）

王学孔 你先等一等。大队长，我看还要好好考虑一下再……宝山叔，你看呐？

赵大川 还考虑什么？

王学孔 今年的庄稼太好了，要是照实上报，就怕要增加征購任务呀。咱得留个后手。宝山叔你說呐？

王宝山 学孔想得周到，我看是得防备着这一手。

王小梅 我反对你们这样作！这是弄虚作假欺騙上級！

王学孔 哎。这是为大伙着想嘛，也不是个人吃了私食了污！

王小梅 这叫集体吃私！要不为什么怕人呢？

王宝山 你懂得什么叫吃私食污，你管的哪份閑事！

王学孔 丰收是靠山庄全体社員受累换来的，自己打的粮食自己吃，理直气壮嘛！

王小梅 要是沒有国家支援咱们化肥农药，优良品种，你就丰收了？你敢說从前歉收时沒吃过国家的供銷粮，以后也保証不吃，你敢說这个話？

王学孔 哎呀，小梅！你这嘴可真厉害呀！这叫我說什么好呢，二叔——

王宝山 多嘴！

(唱)沒大沒小少教管，

頂嘴撞舌討人嫌。

孩子家大人跟前少說話，

这里沒有你的发言权。

王小梅 我也是大人，前年我就有选举权！

王宝山 在爹媽跟前你一辈子长不大。

王小梅 人分长幼，理可不分大小，有理走遍天下……

王宝山 还敢犟嘴！

(唱)越說你胖你越喘，

踏着鼻子敢上脸，

再犟嘴有理給你三扁担，

无理給你扁担三！

王小梅 (唱)这是哪里兴的令，
提意見还得挨扁担！

王宝山 这是我的令！
(唱)国有国法在，
家有家法传。
是爹就能管孩子，
不准你犟嘴提意見。

王小梅 我們不是提倡批評与自我批評嗎？什么法也沒規定爹就不能批評！

王宝山 哪个法也沒規定爹打孩子犯法，我先打你个批評自我批評再說！（追王小梅）

王小梅 哎呀，你沒理还打人呐！五叔！（藏在赵大川身后）

王宝山 你藏到哪里也不行！（追过去）

赵大川 (拦住)得了吧，我的二哥！人家孩子沒錯，是咱哥們錯了！

王宝山 啊？

赵大川 咱們当長輩的并不是处处都对呀，錯了，也得听听孩子們的！他們心里比咱哥們干淨啊！

（王宝山与王学孔到一处低語。

王小梅 五叔真好！

赵志明 还是五叔說公道話！

赵大川 噓，我这人呐，这些地方就比你五孀差多了！

王小梅 那可不！要是五孀在家就沒人敢出这些坏主意，也

没人敢这么欺负我！

赵大川 不怕，在你五叔身边，比守着你五婶还保险！

王小梅 可你一喝起酒来就不保险了。俺五婶就不象你，她可是有勇有谋，就象挂帅的穆桂英。

赵大川 五叔象个什么人？

王小梅 你呀五叔，就象梁山上喝酒吃肉的花和尚。（说完跑下）

赵大川 花和尚？哈……（赵志明也止不住笑了）志明，你去吧，照实上报，不准错一个数！告诉各队队长，谁要是弄虚作假，可别说俺赵大川不讲情面！

赵志明 好！五叔，有人说是五婶从县党校学习回来啦！

赵大川 听他们瞎说，方才洪奎还说他家里和你五婶在一块割麦呐，我看你们是盼她盼花了眼啦。快去吧！你顺便告诉公社，咱们的小麦就要大开镰了，保证随割随收，一粒也不能丢到地里！

赵志明 好！（跑下）

王宝山 老五，你看这满山遍野的麦子，光靠这几头牲口驮和劳力挑，还真是个事呵！

赵大川 二哥，就凭大伙这股子干劲，你就放心吧！

王学孔 可少骡缺马的，大伙也都在着急呐！

〔幕后传来王老四打驴的声音：你这松包驴，看我不揍死你！〕

王学孔 大队长，你看看——

赵大川 别打！别打！王老四，你想吃驴肉呀？

王老四 （上）大队长，你看这头松包驴！

(唱)上山縮縮腿，
下山打漂漂，
牽着它不走，
打着它不跑。
驢馬玩過不知多少，
沒見過這樣的大松包！

趙大川 你不会少讓它歇點嗎？

王老四 少歇點？我心里着急呀！

(唱)滿坡小麥熟，
心里似火燒，
運麥任務緊又緊，
耽誤大事怎得了！

王學孔 老四！

(唱)毛驢難比驢和馬，
你急的什麼急來焦的什麼焦。

王老四 不是我急，若論使喚還是大驢子大馬，那家伙真帶勁。如今公社化了，又是大豐收，光這幾頭毛驢……

(老四妻上)你跑來干什么？

老四妻 干什么？我來找干部借個驢使使。

趙大川 借驢干嗎？

老四妻 借驢推磨。

王學孔 得了，你沒看見用人往家里挑麥子嗎？還能借驢給你推磨？

老四妻 怎么着？那俺就不吃飯啦？不下地割麥啦？

王学孔 你不会抱着磨棍推？

老四妻 哟，又让我下地，又让我作饭，你当干部的还叫人活不？

(唱)说话倒轻巧，

俺可受不了。

我不能一手抱棍去推磨，

一手割麦拿镰刀。

我不能一个身子两下劈，

我不能一面铜锣两面敲。

不借牲口我不走——

王老四 去！去！

(唱)就是你个人利益高！

赵大川 老四媳妇，不是不借给你牲口用，是咱队里的牲口太少了！

王老四 是嘛，是嘛，听说小梅妹妹肩膀都磨破了，人家也没象你！

老四妻 磨破了活该！谁叫你们不多添些牲口？

王学孔 你怎么知道大队长不想添牲口？

王老四 给我合上你那臭嘴！

(唱)挣钱不算多，管事倒不少，

少给我顺嘴胡叨叨。

大队长想的比咱更周到，

不用你多嘴饶舌把这份闲心操！

去去，快给我家去推磨！（推老四妻下）

王学孔 看見了吧？

王宝山 咳，真是。庄稼长得不好发愁，长得好了还发愁。光靠磨肩膀子，社員們一年到头可真够累的。老五，今年收成好了，分多分少，咱当干部的沒話說，可社員受了累，就該多分点粮食給大伙呵。

赵大川 这你放心吧，不能少分了，保証大伙滿意就是了！

王学孔 要是能再添点牲口，社員們少受点累，对咱們今后生产也方便。抽空我們副业組还能跑跑运输，你說
呐？二叔。

王宝山 誰說不是！咱这山場子不象平原，牲口少了，全靠磨肩膀头子。要是有几头象样的大驢子大馬就好了。

王学孔 丰收了，咱不好添些驢馬嗎？

赵大川 嗯，我倒是早就有过这个打算啦！

(唱)靠山庄四面靠大山，

一年四季靠双肩。

如今生产年年好，

少驢少馬有困难。

倘若是添上几匹驢和馬，

爬山越坡只当过平川。

为社員，为生产，

买驢买馬不能疼錢。

王宝山 好主意！

赵大川 咱們就打譜添牲口！

王学孔 大队长，我看还是先别忙着作决定，等五孀从县上学习回来再说吧！万一五孀不同意……

赵大川 没事！

(唱)买牲口为的是发展生产，
买牲口为社员解决困难。
你五孀从来就关心群众，
添骡买马她不会阻拦。

王宝山 对！

(唱)俺一起工作二十多年，
志红她为人行事摸的全。
只要是为群众为生产，
她保险同意支持咱。
可就是缸里无米难做饭——

王学孔 二叔！

(唱)场里有麦不愁钱。
集上小麦行市好，
准能卖个好价钱。
卖了麦，有了钱，
大骡大马尽咱牵。

王宝山 嗯，学孔想的好！卖粮食买牲口！

赵大川 到集上卖粮食？这怎么能行？违反政策的事咱可不能干！

王宝山 (考虑)这……

王学孔 二叔！那咱就拿着粮食换行不行？保证换得又好又

便宜。

王宝山 大川，学孔这个账算得对呵，这比卖给国家合算！

赵大川 这行吗？

王宝山 这也不算违反政策呵，这是互相支援嘛。

赵大川 对，这对生产有利，我看行呵，咱们就换。看看派谁去好呢？

王学孔 你看王老四怎么样？

赵大川 王老四？这人不可靠。

王学孔 他外面熟人多，对牲口是内行，自打今春大伙对他进行了那次教育，转变可大了，保准能办好。

王宝山 老五，还是叫他去吧，办这种事还得靠行家。

赵大川 那你就先去跟他说说，等临走我再亲自向他交代交代。二哥，走。（二人下）

王学孔 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呐……（王老四溜上）老四，发财的机会到了。

王老四 怎么，俺俩方才演的那一出他动了心啦？

王学孔 动啦，他已经答应叫你去换牲口啦。

王老四 真的呵？赵五孀快要回来了，她那一关怕是难过呀！

王学孔 等她回来呀，生米早就做成熟饭了。

王老四 这么說咱们又能……（作往口袋里装东西状）哈哈……

王学孔 哈哈……

〔幕后也传来了群众欢快的说笑声：五孀你可回来了，五孀你好呀！五孀结业啦……〕

王老四 (惊恐地) 你听，是誰？

王学孔 呵？

王老四 你看，民兵队长赵洪奎来啦！

王学孔 快走！（二人仓皇分下）

赵洪奎 (跑上) 喂，五孀从县党校学习回来啦！

〔四面一齐呼应：五孀回来了！接着在欢笑声中，一群人簇拥着赵五孀拿包袱上。〕

妇 甲 五孀你可回来啦。

妇 乙 可把俺們想坏啦！

妇 丙 五孀回来还没进门歇歇就和俺們在南坡里割起麦子来啦！

妇 甲 五孀，托你买东西捎来了吧？

赵五孀 捎来了。(分东西给众，又拿出垫肩来，向王小梅) 呐，你们这些学生的肩膀还没有本钱，垫上也許管些用。

王小梅 五孀，你想的真周到，有了它，俺就更不怕了。五孀，给你自个留下一个。

赵五孀 我不要。我十三岁就挑着东西上山下山的，这肩膀早就磨成铁的啦，哪象你们都是在棉花包里长大的。(又取鞋给王爷爷) 大叔，这是给你买的，你試試合脚不？

王爷爷 给我买的？我，我没……

赵五孀 你是没告诉我买呀。打上个月我就看见你的鞋破了，想给你做双吧，可又倒不出空来，就给你买了双。大叔，快穿上吧！